

# 春联写乡情

宁夏平罗 张月平

在我的家乡,年三十那天,无论贫富,每家门窗上都是红彤彤的春联。红红的春联一贴,本来冷清的村庄立马热气腾腾,像一锅煮沸的饺子。

北方的农村,过年贴春联是一件大事。八十年代末,稍微有钱有闲的,骑着自行车到很远的集镇上去买对联;人脉好的,拿些土特产请学校的老师写对联;上过初小的个别长者,干脆拿起毛笔,照猫画虎自己写。

那个会写毛笔字的老师,是我们的远房亲戚。我家的对联,就是父亲请他写的。

事情的转折是我考上了师范,学校开设了专门的书法课,每年假期都会布置上百张的作业。每次我写毛笔字的时候,父亲都会笑眯眯地站在旁边看上一阵。那时会写毛笔字的人凤毛麟角,他心里美滋滋的,觉得幺女是个人才。

快到过年时,父亲郑重告诉我,今年不请人写对联了,对联由你来写。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,慌忙摆手说:“我写得那么难看,贴出去会让人笑话的。”“笑话啥,他们还不会写呢。再说,刚开始写得不好,写得多了,慢慢就好了。这也是一个锻炼的过程。”父亲的话似乎挺有道理。

父亲买了红纸,找来对联书。拗不过他,我只好硬着头皮开工。由于基本功不扎实,一笔一划写得特别慢。所有的门窗都要贴,一院子的房子十几副对联,我整整写了一天。写完后,怕墨粘连,一幅幅摆开,满地都是。

晚上,有个当会计的叔伯来我家串门,看到对联,夸我写得不错。第二天拿来红纸,非要让我给他家写。推辞不掉,只好接下活。又是整整一天,累得腰酸背疼。以为结束了,没想到,又有邻居拿来红纸,低声问:毛糕,我也没有钱给你,你能给我家写吗?他家往年都是只贴红纸。我连忙说,行呢,没问题。

张家在外念书的丫头会写对联,而且不要钱,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。第二年,亲戚、邻居拿着红纸,纷纷找上门。那几天,我除了吃饭,就是叠纸、裁纸、写对联。

累归累,但乡亲们来取对联时的满意和对我的感谢,让我觉得这样做很值得。给乡亲们写春联,持续到我出嫁前。那几年,我的毛笔字越写越快,越写越好。授人玫瑰,手有余香,这句话不无道理。



## 乡村振兴要让群众“可感可及”

“因地制宜、分类施策,循序渐进、久久为功,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”,日前,习近平总书记对“三农”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,引发广泛共鸣。“可感可及”作为其中的关键词,释放着民生暖意,也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。

让百姓“可感可及”,关键在于因地制宜、分类施策。浙江“千万工程”造就了万千“美丽乡村”,但每个乡村的振兴路径和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。各地农业禀赋多样、农村情况不一,相较于学习

这些“美丽乡村”的具体做法,领会其背后“因地制宜、分类施策,循序渐进、久久为功”的创新方法和科学理念更为重要。对广大乡村来说,推动全面振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,不可能一蹴而就,急不得也慢不起;需要积极探索,但盲目不得;可借鉴经验,但不能搞“一刀切”。

“可感可及”,还要坚持问题导向。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,要从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出发,找准乡村振兴的切入点,提高工作实效。培育乡村产业如何精

准备务?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如何补上?公共服务配置如何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?这些问题,既是广大农民的呼吁和诉求,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,需要各地下真功夫、动足脑筋,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,针对问题推进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,实打实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。

(据《湖南日报》)

三农时评

## 年味飘香

陕西乾县 倪涛

临近岁末,当大街上开始了人潮涌动,当对联的喜庆洋溢着农人的喜悦,当大红的灯笼高高挂在朱红的门前,年味飘着香气在这个岁末的冬日氤氲着醉人的欢快与祥和。

犹记得儿时过年,从放假开始第一天就数着日子盼过年。因为过年可以穿上新衣,那时候,衣服是那种叫做的确良的薄薄的花衣,在母亲的裁剪中浸满了温情。那些简单的样子,却是每一个孩子心中最美的服饰。

儿时过年还有最丰满的记忆。每到腊月二十八九,母亲总是炖了满满的一锅肉,姐姐和我在飘香的院子里一次次咽着口水,一次次在嬉闹中不时去厨房添柴。只想在熟后,可以抱着那个大骨头在满嘴满脸都是油的邈邈样中,满足的品味着年!

如今过年,依旧热闹的还是菜市场。看着那些叫卖的小贩,听着他们的吆喝声,我也开始了在菜市场的转悠和购物。我在人群中不断的找寻,找寻那些忙碌后的幸福和充实的目光,找寻那些生活中平静的因素,在这个年味飘香的岁末点燃最后的激情,也找寻着生命中最真实地味道,体味着人间烟火最真实而又平淡的生活。

当目光接触每一个街角、每一张笑脸、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时,总能感觉到那些年味在缕缕飘香。那些从岁月深处溢出来的富足,是年的丰满;那些一张张的欢颜,是年对光阴最好的答卷;那些从时光中打磨出来的安静和恬淡,是年最美的模样;那些在红色映衬下的红红火火,是年最丰收的喜悦和幸福。



## 幸福“剪”出来

湖北红安 赵自力

母亲没进过学堂门,却剪得一手好字。

小时候,每逢过年,母亲就要早早买来红纸,有空就去剪字。记忆中,她剪得最多的就是福字。不要模板,也不用铅笔描摹,拿起剪刀,咔嚓咔嚓,不大一会儿就能剪出一个大气的福字来。母亲剪出的福,有各种字体,最让人佩服的是,她能一口气剪十几个福字,每个字的样子都不重复。一到除夕那天,吃过年早饭,我们就开始贴春联、贴福字。把窗户上的玻璃擦了又擦,欢天喜地地贴各种福字,连门上、柜子上都不放过。贴完福字,家里一片喜气洋洋,很有点过节的味道。

母亲喜欢剪农村的一些小东西,如耕牛、磨盘等等,每一样都栩栩如生,惟妙惟肖。乡亲们跟母亲要些剪的作品,母亲从来没有拒绝过。她说,能为乡亲们剪些喜欢的东西,辛苦点也值得。前几年,村里搞美丽建设,老家的山山水水都变美了,引得不少外地游客观光。母亲的剪纸被游客们无意间看到了,他们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,看了又看,啧啧称赞。就这样,母亲的剪纸开始被网络宣传,越来越有名气了,有些游客专门为看剪纸从外地而来。有了“名气”的母亲,依然保持着低调,拿剪纸自娱自乐,并没有商业化运作。乡亲们哪家需要,剪些送去就是。尤其是到了春节,母亲常常连着几天剪福字,带着一群姐妹一起剪,在村里早成了一道风景线。

一把剪刀,被母亲拿捏着,慢慢“剪”出了幸福生活。